

蟲

清

鳴

采

漫

蘅子纂

錄

上

進步書  
局校印



蟲鳴漫錄提要

是書為茂苑采蘅子所纂隨見聞而錄  
之大都為近二十年前事文筆寓莊於  
諧若懲若勸耐人於言外尋味亦筆記  
中之上乘也

序

筆記者特翰墨之餘耳然胸中無物古底無瀾烏足以語此况人而士士而宦宦而閱歷未深見聞不廣者又烏足以語此則甚矣通才博識者之為貴也茂苑宋君出其先人采衡子所著蟲鳴漫錄披閱一過覺其中畧而詳繁而要無奇不搜無美不臻洵大觀也他若簡末繼以雜存興之所託發為詩詞歌諸體每得句輒令人驚且其淹貫古今入深出顯直欲與杜律韓碑相抗衡者

采衡子少有俊譽踔厲名場旋以不得志焚硯而起筮仕章水作吏垂三十年所至有聲宜民善政次第敷施大府爭器重之而又於簿書鞅掌間不廢著述積久成帙其整暇之概尤非尋常者所能企及迄今讀其遺藁益欽其生平之為人蓋惟閱歷深則見聞廣而思之所至筆又足以達之誠不愧通才博識之君子也孟宜公諸世錄之以壽棗枲如第以筆記目之殆未免淺測也已時

光緒三年歲次丁丑春二月下泮泉唐後學誠存氏謹拜手序

題詞

秋窗多暇。閑寂無聊。追憶舊聞。隨筆錄記。既不拘體例。亦不論前後。信手書成。足資醉餘夢醒之一粲云爾。

采蘅子自識

奇形怪狀。儘搜羅。詩有迷途。酒有魔。世事紛紛何足論。愛聽說鬼。羨東坡。殘月濛濛雨乍停。芭蕉窗下一燈青。騷人心事才人筆。併入秋蟲話宵冥。

懺情生題

蟲鳴漫錄卷一

清 采蘋子纂

天地高厚。人能測之。所以為萬物之靈也。然亦有可疑者。如分野之說。以二十八宿隸中國疆域。天不如是之小。前人論之詳矣。余謂地處天中。星必有與地相對者。某星照某地。即為分野。但地主靜。亘古不變。天主動。晝夜不息。孔子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蓋謂天樞不動。而衆星環繞運旋也。月令。孟春之月。昏參中。旦尾中。而他月則不同。如謂某地為某星之野。則地亦動。而東西南北無定向矣。恐未必然。至地理之說。有二義。或主巒頭。或主方向。而陽宅則專論方向。其法以歲時干支。合八卦定位計算。某方為某吉星。某方為某凶星。歲月有遞更。星即有遷移是也。若以人本命定八方吉凶。則余又有疑焉。夫神有定處。向凶則凶。向吉則吉。乃為正理。豈有同一南方。此人向之。則係某吉星。他人向之。則係某凶星。是每方皆有此八星。隨人之本命而向之。其繁瑣實甚矣。然竟有驗。違之輒不祥。究未解其何故。

天下有道。道在行。無道。道在言。孔子生於周末。禮壞樂崩。人倫亂瀆。是以講學以救人心風俗。所謂講者。即講明禮樂刑政之宜。日用事物之理也。自宋儒援儒入墨。以



道為佛家之禪。道家之定。一若確有一物。恍恍飄渺。必須由委溯原。竭盡心力。方能得之。與夫婦與知與能。一說相遠萬里。雖董賈韓蘇。皆嘗為不知道。未免視道過於高遠。難以幾及。此由自視太尊。不覺其入於異端習氣。迨朱陸張王。各得一偏。固守弗失。遂互相標榜。其黨亦各樹旗幟。以相攻詰。在野則處士橫議。在官則交相傾軋。往往假公濟私。雖國祚遷移。亦姑置勿論。可勝歎哉。

丞相官名。始於秦。周以前無有也。孔子為魯司寇。不過掌刑之官。如今之大理刑部等類。所謂攝行相事者。乃朝聘會盟為贊相。左傳會於夾谷。孔某相是也。太史公生於漢。誤以漢制解經。於司寇上加一大字。如漢之三公。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之稱。遂以相為宰相之相。千古沿襲。未之有改。可笑已極。周禮冢宰等書。晚出秦漢。不足據。當以尚書周官為準。周官六卿。止稱冢宰司徒司寇。無大小之分。五經四書解相字。皆作儋相。春秋時魯國政在三家。夫子焉能秉鉤。即使彼時已有丞相。亦應季孫自專。是以決知漢儒之誤解也。

論古當就彼時遭遇。若就目前以例古人。未免隔牒。三國以蜀為正統。習鑿齒已有此說。非朱子之特筆。不過朱子名高。衆善所歸耳。要之帝魏帝蜀。皆時為之。陳壽固

無論矣。司馬溫公生於北宋。太祖以禪讓開基。事與魏合。斷魏有為時忌。朱子南宋人。高宗以藩邸繼起。不帝蜀則有妨本朝。此皆古人之隱衷。若陳壽身為晉臣。晉嗣魏後。倘倡為帝蜀之論。豈非悖逆之盛者耶。曾是身事二姓者。而敢出此耶。

孔子尊夏攘夷。尊者尊其禮。攘者攘其無禮。非居於中國。則桀紂驩鯀皆聖賢。居於夷狄。則文武周公皆異類也。修春秋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近於中國。則中國之何等堂皇正大。後儒拘執之見。強為區別。論疆址而不問賢愚。殊為可笑。孟子云。舜東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猶云東方西方。豈舜文亦屬夷人耶。且夷字訓平。本無惡解。何必鄙而薄之。如以夷之納父妾。弑父兄。為瀆倫耶。則宋晉之上烝下報。列國之篡弑相循。不一而足。而遼金元之耶律楚材。廉希憲。吳術。姚姬等。皆卓然名世。無慚道學之林。以地重耶。以人重耶。不辨自明矣。况孔子時。幅隕甚小。南之吳楚。北之燕代。皆為夷界。以此而論。則直隸。陝。甘。江。浙。兩湖。川。廣。雲。貴。皆夷人。惟河南及山左右為中夏。有是理乎。如以疆域所轄為中國。則今之東三省。西域。皆可為華。而以僅奉正朔。不設官吏之區為夷。均無不可。至帝王之興。全數天命。亦無一定。當南北朝時。姚萇至長安。符堅叱曰。五胡次第。無汝羗名。必不永久。後遂不祚。乃一時偶合。而以成

敗論人者。皆事後附會其說。毫無卓見。如宋齊梁陳隋之於唐。梁唐晉漢周之於宋。其得天下相同。而獨以唐宋為正統者。以其享國長久。若唐宋亦如齊梁等朝之短祚。齊梁等朝中亦有一享國數百年者。必將以正統歸之。而謂唐宋為國統矣。何足為定評哉。元室以漠北入主中國。百餘年中。無一中國人割據稱尊者。迂儒無以措詞也。又不肯以正統許元。遂於史冊內低格記事。而不大書其年號。以示鄙薄。尤為刺謬。天之生材。不擇地。而氣所鍾。不擇人。初無夷夏之別。亦不關。厯年修短。統何必分正國。帝又何必判夷夏耶。大哉。

高宗聖諭。命儒臣以遼金元各為一史。南宋又作一史。分疏其事。而不強分正國。如南北朝體例。真可謂作史者萬世法。

朱子解君召使擯節。謂孔子仕魯時。並無兩國朝聘之事。或禮當如是。或夫子常與門人講求而記之。余謂不然。若春秋。夫子刪定之書。凡事之闕教令及變幻不測者。謹書無遺。若平常之事。無足重輕。皆已刪去。所謂筆削是也。不然。二百四十二年。中不特朝聘絕少。即禴祠禘嘗。歲有舊章者。亦不一而足。簡中未書者甚多。可見無關得失者。俱不載。未可以春秋內所無者。臆斷為無其事也。



人貴和平。凡於於自詡。不容人置喙者。皆中有所不足也。孔子大聖。渾然天真。尚自謙讓不遑。終身不遇。絕無怨尤。是何等氣象。孟子即未免好辯。後儒各執一偏。互相傾軋。務伸其私說。雖朱子亦不免究與聖人尚遜一座也。

禮記祭統云。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謂日月所出之方也。日生於東。固矣。月生於西。則殊不然。蓋日月皆出自東方。惟日行速而月行遲。每月合朔後。即生明。與日偕出。不能與日偕入。初三四日落後。一鉤新影。現於西方。以漸而遲。至望日。則日入後。乃出於東。又日遲一日。迨月晦。即復與日並出矣。記云。月生於西。所見乃月之隨日而入。非迎日而出也。維周髀論天道。日月皆自東而西。似為得之。而日速月遲。則未揭出耳。以此而推。每月月行。較日行少一日。如三十日。則月止二十九次出入。二十九日止。二十八出入。即與日合朔矣。古人稱月行一月一周天。日行一日一周天。似未得當。宜以合朔為準。乃為定論。又春分後。晝長夜短。秋分後。晝短夜長。日月之行。似互易其度。冬夜月影。與夏日日影相同。俗語謂十一月十五日當頭時。正冬至也。過此則月漸低。至夏至。則平移而行。如冬至之日矣。此理甚明。前人似未道及。詩不日成之。舊註謂不設期日也。朱註謂不終日也。顧寧人以舊註為是。謂不終日。

未免太速。不設期日。以見文王之寬。余謂不終日。固太速。不設期日。與上文庶民子來。不相呼應。宜訓不多日為是。至今時俗所用不日。皆如此解。何必曲說以解經乎。歐陽公以文言繫辭。皆非孔子所作。韓魏公非之。終身不與談易。余謂左傳所引文言甚多。皆在孔子前。其非孔子作無疑。至繫辭內有冠以子曰者。有無子曰者。例與中庸相同。凡有子曰字者。皆夫子之言。無子曰者。即非夫子之言。其理甚明。何必紛紛聚訟哉。

古今以訛傳訛。習焉不察者。不一而足。如都會鄙之為都。圖鉛山之為言。廬陵之為廬。費秘之為費。屢若呼以本音。則羣然誹笑之矣。至衣服儀仗。有不與古同。而併不與今同者。如三品以上。杏黃緞。令制也。而皆用紅。輿帷惟黃黑二色。而偏尚綠。坐褥有等威。而四品以下。皆用狼。若稍立異。則共議其違制。無怪程朱寬衣大貂服。深衣談道學。時人目為怪物。而有偽學之禁。士生於世。有不同流合污。而不可者。吾誰適從耶。

左傳。隱桓皆被弑。而經皆書公薨。袁簡齋太史疑之。以為小惡書。大惡不書。豈非春秋作。而亂臣賊子喜乎。何以為直筆云云。余謂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

况孔子因史氏舊文而筆削百餘年前先君之事。敢輒改舊文耶。蓋春秋與晉乘。檮杌。赴告諸侯之詞。或當時體例。於此類事。本國皆諱言之。而他國則直書其事。各國皆然。夫子仍其舊。經左氏著其實迹。今他國史書不傳。安知晉靈齊簡之弑。其本國不亦以公薨為詞哉。余此論似屬強辭。證以天王狩於河陽。及後世史鑑之帝幸奉天帝幸蜀等類。頗不刺謬也。

晚近事不師古者。多其無關得失者。無論已有大不可者。理宜詳究。如吉安賊退後。廬陵姚秋浦練集民兵。以資防禦。取名忠清軍。意取忠於本朝也。淺見者皆謂名正言順。允稱至當。然考諸經史。則大謬不然。試詳論之。古者春秋戰國時。於鄰國則稱某侯某伯。於其國則稱公。或稱王。不自表其國名也。後世割據之朝。如三國南北朝之類。彼此不相統屬。史官則並稱其國。各記其事。以清眉目。若一統之朝。則大書某帝某年而繫以事。其稱國者。惟晉處士陶潛卒。唐張承業卒。及殺宋右丞相文天祥等數事。此時已非晉非唐非宋。原其心以書之。以著特筆。斷無有身在本朝。而猶提朝代者。即今世詔誥文檄。亦僅稱年號。不著朝代。惟時憲書頒及外藩。有大清字。又中國文武具東與外邦貢使。亦稱大清國。均因向非大清之人。言大清也。若施於

內地尚欠斟酌。譬諸書銜名者。同省則不提省。同府則不提府。同族之人。不著姓。同為一理。或謂喪事牌位。神主。墓碑。非與外藩相接。何以書朝代。不知祠墓當垂諸永久。某人生於某朝。千百年可溯而稽。意在傳後。是以與外交同也。若本朝之人。任本朝之事。決無自題朝代之理。有之。惟僧道經疏。支離誕妄之所為。士君子所不道焉。日月薄蝕。天地之常。中古堯舜之世。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義和著曆。未載此事。夏后氏胤征。辰弗集於房。鼙鼓庶人走。為日食見經之始。左傳遂有用牲於社。伐鼓於朝之制。然止言日食。曾未及月也。漢儒集禮經。始有陽政陰教。分屬帝后。政或有缺。天象應之。以昭炯戒。必謹惕以禳之。其實日月交食。天道之常。可以推測而知。初無關於人事。今先朝推出。行文知會。不爽分秒。惟救護之法。傳諸先儒。奉行故事。不敢廢墜。實則多此一舉也。

唐歌始於虞。三代以來。樂作於下。升歌於上。善歌者能自變新聲。人皆稱羨。唐元宗大酺。人聲喧騰。令永新凭樓。直奏曼聲。頃刻寂然。由來尚矣。然歌自歌。樂自樂。所謂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是也。不知何時合於器而並奏。如今之崑腔。合笛。弋腔。合提琴。大約始於宋。而甚於元。宋詞有倚聲。倚者。兩相並也。或歌詞而以簫管和之。迨元人

則專門填曲。演為傳奇。而徒歌之法泯矣。說者謂或歌或器。見於詩。徒歌謂之嘏。見爾雅。不徒歌。必與器合矣。安見其始於元耶。考古有歌舞。而無吹唱。徒歌云者。言不舞而歌也。蓋文舞八佾。武舞千戚。亦必有歌。而堂上之升歌。則謂徒歌耳。惟琴操似與歌相合。然亦就其音節。而飾以詞藻。非若今之與器同作同止也。俟博古者當質之。

李直齋言東南民力之困。始於元。因循於明。至本朝遂成積重難返之勢。何以言之。蓋農事始於神農。稼穡教自后稷。皆西北方人也。殆戰國時。孟子所論五畝之宅。云云。皆可行於齊魯燕趙之區。彼時江以南。為南蠻馭舌之鄉。即有吳楚等國。不過自耕自食。未必兼濟北地。三國分爭。南北朝割據。各守疆圉。爭戰頻仍。益不能以南濟北。唐劉晏轉漕淮南。以供關內。乃一時之策。及黃巢作亂。五代遞更。宋都汴梁。此事亦置不講。南宋偏安一隅。制於強金。亦不過歲納金幣。未聞運送米穀。可見河南北山左右。以至燕代。尚皆力田藝桑。無藉乎東南之供億。惟元室滅宋之後。混一區宇。官廩有漕粟。民間通貿易。疆界無分。道途順適。相習於急情。不講溝洫之利。所謂耕者。僅高粱小麥。所謂織者。僅山中野繭。不適於口體。至養命之原。則全取給於江



浙等省。故其男丁弱者。為驛卒。設飯肆。或為人趕車。强者為响馬。為搶匪。以劫掠為事。而東南半壁。支天下全局。力有未逮。設遇水旱偏災。或經寇據在南者。又增軍興之費。在北地者。衣食之途不通。益流而為盜。為民上者。將何所措手足耶。有治人。無治法。自古皆然。可勝歎哉。

古者祭必有尸。如孫為祖尸。臣為君尸之類。以臣子端冕於上。而君父盥獻拜跪於下。事近於褻。故後世不行。自以立主而祀為正。然古時祭鬼有尸。祭神無聞焉。天地掃地而祭。社稷以木為主。歷觀六經。無言神尸者。何以朱注媚竈云。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夫設主者。門行戶竈之主也。此四者有主無尸。何以奧獨不設主而有尸。此奧尸又是何人為之。奧既有尸。何以彼四祀無尸。殊不可解。儀禮出最晚。其說未必確也。

又奧為中竈。有類於君。竈為日用所須。有類乎臣。故王孫取以為喻。

古典有兩解。皆通者。如夏至日長。至冬至日短。至本經謂長短之極。以盡數言也。今以冬至為長。至。以自此而日漸長矣。以始其言也。二說皆通。如衙官屈宋四字。謂才之大。雖屈宋亦祇堪為其衙官。一說也。如謂才如屈宋。而竟沈淪於衙官。為之惋惜。

亦通。

姓氏之辨。似令人勝於古人。然古人不言姓。而姓甚明。今人動輒述姓。而姓無別。何也。今所重者氏也。非姓也。如孔子為殷後。姓子。以孔嘉父之後。而氏孔。出子姓者。尚有湯宋殷等姓。自以氏為姓。而此數姓為婚。不禁焉。他如陶姚唐共出於堯。虞陳胡共出於舜。蔣邢茅韓周邵魯滕皆出於姬姓。如此之類。不一而足。誰能辨之。余嘗謂古人姓少而有別。今人姓多而無別。近世八旂姓。氏頗有古風。或以所居之部落。或以八旂之本姓。秩然不紊。惜其所謂姓者。已在分姓而姓之後。溯厥源流。仍不復古。可勝嘆者。

朱子註大學。於首章之前。述程子弁言。稱曰子程子。以寓私淑之意。誤矣。孔子至聖。其尊無對。論語稱子而不冠以氏。所謂天下萬世莫不宗之也。他如有若稱有子。子與稱曾子。子騫稱閔子。則因書出其門人之手。各尊其尊。稱子而不稱字。以示與子夏子游等區別。此稱子及稱某子之通例也。自春秋戰國下逮漢代。著述百家。各有師承。去古未遠。其稱謂悉以論語為法。不聞有子孔子孟子之說。朱子尊事二程。稱程子足矣。奚必於程子上復加子字乎。蓋因子思子之稱。而誤會其意耳。考漢儒稱

孔伋有繼述功。請配享孔廟。上可其奏。當時議以四配例稱某子。而伋不可。上同於祖。請以字稱曰子思子。是繫子字於子思下。非冠子字於子思上也。朱子誤會其意。致有子程子之稱。及門諸人習焉。不察各尊其師。於是子朱子子張子。遂時時見於他說。然朝廷議禮。久知其誤。是以歷代尊崇至聖。廟祀優隆。而聖位亦止稱孔子。不加子字於上。特未明指其誤。更正其籍耳。今折衷論語。參諸敎制。子程子之誤。昭然若揭矣。夫朱子闡揚大道。功在六經。小有所誤。原不必諱。乃宋明諸儒有阿所好。而曲為之解者。有知其非。而不敢辨者。故沿今數百年未改。然聖賢大公無我。改過勿吝。設有以此論為朱子述者。當必樂聞其說。亟為改正。無所用其隱默也。余故詳為辨論。以俟藝林之採擇。俾續刊大學者。刪子字之衍文。即謂之有功於朱子也。亦可。女子纏足。不知始於何時。漢武帝時有老萊子之母。履作銳。所謂躡利屣者。亦謂屣有尖也。古詩雙羅繡行跡。足跡如春妍。他人不言好。謂我知可憐。人皆以此為不纏足之證。然余謂曰。纏曰妍。曰可憐。明明是纏。何云不纏。雜事秘辛。係東漢時事。載女嬰足長六寸。指斂缺圓。畧如宮制。斂非自斂。必束之。乃斂。彼時宮制亦必纏細。故言畧如耳。大約古人纏足。取其細。而不取其短。底平指斂。比之如玉笋。至南唐李後主。

始令窅娘纏縛如新月。必令短小如鈎為快耳。乃前此所無之事。蓋東指不始於南唐。而底折趺縮。則肇於後主。得此一解。恍然其故矣。

世事變遷。極為迅速。不必宋人議周禮。紛紜其說。莫可折衷。即余遊歷宦途。三十餘年。所見所聞。已大不相同。道光初。元督撫最為尊嚴。司道晉謁。轅門降輿。出入盡禮。府廳合坐白事。州縣以下。動輒長跪。然遇事商榷。上下相洽。事權亦各如其分。兼無上報下。下陵上之弊。令則上官愈謙。下官愈抗。司道入大門而降輿。府縣儀等俱從其殺。而承順意旨。言莫予違。維一人是聽。下情壅遏。無由上達。一味粉飾。而無實際。司道以下。俱成虛設。可勝嘆哉。若無大君子一振作之。正不知伊於胡底也。芝草無根。醴酒無源。疇人之興不擇地。而下元甲子為尤甚。近今世家多破落子弟。往往降為皂隸。而科甲崛起。每出下賤。文章詩賦。由揣摩而得。若行事終乏春容大雅。豈自幼習見其祖父卑污之行。夤緣之習。一入仕途。不覺踵而行之。直如性成。是以世風日下。而不可救藥也。

司馬溫公老僕。於溫公入閣後。仍以幼時相稱者呼之。後歐陽文忠公教以宜稱相公。此僕遵之。溫公謂為永叔教壞。誠然。子弟束髮就學。日誦詩書。父師亦時時教以